

明 黎 的 國 祖

著 編 坡 平 王



行 印 總 圖 書 國 民 華 中

明 黎 的 國 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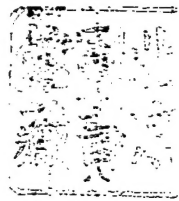
著 陵 平 王



行 印 社 版 出 書 圖 民 國

月 二 十 年 四 十 三 國 民 華 中

祖國的黎明



王平慶

天如其來的好消息——日本無條件投降，在八月十日的黃昏時候，利那爾，比天空的閃電還快，傳遍東京，傳遍東亞三島，傳遍他們分散在所謂「大東亞」的各個派遣軍連消息，以同樣的速度，傳遍西伯利亞太平洋各戰區，傳到華盛頓、重慶、倫敦、莫斯科、聖彼得堡的每一個角落。

陸軍一百五十萬民衆們，無論甚麼，不同男女老少，表情是一致的，動作是一致的，聲調是一致的，興奮，熱烈，跳躍，狂歡；聯合國萬歲，中華民國萬歲，蔣委員長萬歲。

庚

由於這樣驚人的好消息，忽從天外飛來，使並肩作戰的盟邦，不知怎樣慶賀才好，就是和日寇死拚八年的中國，也沒有來得及像盟友蘇聯似的，預先準備了三百二十門

祖國的黎明

五

大砲，連放二百四十發，慶祝中國四萬萬七千萬同胞們在日寇的鐵蹄下全部宣告解放；大家祇好把紙做的禮炮，先表示一點慶祝的敬意。的確，那一晚滿街滿巷，都是炮聲，比過新年還熱鬧。馬路上擠塞歡躍的民衆，幾乎沒有絲毫的空隙，讓每個人能夠把歡躍的姿態，拍掌，舞蹈，大家扭住一起，又說又笑……等等的姿態，表現到使自己滿意的程度，祇能張口喘巴，從心坎裏發出感恩的呼聲，時時高呼中華民國萬歲，蔣委員長萬歲；而又要當心自己被歡樂的人潮所壓倒，死命支撐自己的腿股，在人潮中肩磨肩，臀部擦着臀部，慢慢地移動。忽然，市中心的鐘對那座高樓上，射出一道刺眼的金光，擠在都郵街廣場中的人們，嚇了一大跳，疑心電線杆破裂，閃着圓一個方向一窩蜂地狂奔，引起小小的恐慌，後來才知道是正在拍攝新聞片，又不約而同地笑起來。翌日的吉普車，大卡車，接二連三地沿着全市的大馬路，散佈歡慶的喜訊，車上的歌聲。笑聲，炮竹聲，與報章高喊的號外聲，混成一片。有些不怕碰車的年青人，都勇敢地攔住車子的行駛，勇敢地跑上去，把幾位興高采烈的盟友拖下來，大家人上加人，搭成一座人的山

，想把他們高高抬到天上去，露出他們的全貌，接受羣衆們，婦女們，孩子們熱烈的頌
禮。這時候，無論怎樣冷靜的頭腦，不由你不歡喜得發抖，就算是沉思遠慮的哲學家
也不會想到投降的日本，正有成千成萬的赤子，跪在宮門外號哭；勝利的中國，從明天
起，應該馬上做些什麼。還有些商人們剛剛在喜訊傳到以前的一點鐘。以最高的價格，
收進一票貨，在那時，也同樣的歡樂，也不過心明天就要跌價。民衆們熬過八長年的苦
日子，却被突來的好消息，興奮得說不出話，如果回頭看看整整的八長年，要把攔在案
頭的日曆，一頁一頁撕過去，多麼渺茫，多麼遙遠；但在那一曉大家好像做了一場夢
八長年的苦日子，並不算長，很快，夢一般過去了。這時候，在歡樂的狂潮中，便湧起
了一個堅定的信心：『祇要國家有前途，何愁個人無出路，勝利了，中國已解除不平等
的枷鎖，盟邦都知道要有強大的中國，才能遏住未來的戰爭；因此，都相信中國苟有志
於自立自強的工作，盟邦的誠意協助，是必然的。』

有些小孩子都握着母親的手，向回家的途中，邊看邊走，高高興興地回去了。孩子

們都在嚷：「媽媽！我們就可以回老家了！」

那些年青的媽媽，接着說：「孩子！回家以後，要好好用功讀書了！」

「當然哪！這一次的原子彈，還不是科學家發明的，還不是人家肯用功讀書的緣故。」孩子們的回答。

夜深了，多數人並沒有散走，依然擠得緊緊的，馬路上各式各樣的車輛，照樣往返巡迴，拍着照片的電燈工作者，正在攝製人類震動，歡聲如雷的大場面；但有些人已走進各種吃食店，各酒館，準備痛飲大嚼了，他們都在說：「現在算是真搗黃龍了！」當他們喝了幾杯酒，互訴了過去的艱辛，舒暢了現在的興奮，自然而然地就會把話題轉到別離了八年的故鄉，不知究竟怎麼樣了？堂上的老母，無恙否？親戚故舊無恙否？荒蕪了的田園，恐怕換過好幾次主人了吧？像這些問題，儘管有人提起，誰也不願回答的，仍以不遑不寐的神氣，繼續暢飲；其實，他們未嘗不關心到這些初身的問題；不過，他們在抗戰八年中，已獲得了戰一般的經驗：「但求大家始終精誠團結，薩雅圖策，服

糧價補。就一建國的意見，集中建國的偉偉，關於個人的問題，都不難迎刃而解的。」所以，他們面對太陽就要昇起的明天，既有希望，絕無憂慮，祇有暫時的困難，勇往直進，決不胡思亂想，從毫無益的煩悶。誰都深信不疑地說：「就算日寇的鐵路，能漲減我們境上的一切，可燬不掉我們膏腴的土地。地下的寶藏。中國收復了二十二省出產豐富的面積，是淪陷最久的台灣都收復了，到處需要大批的人力，復興這一塊廣大無邊的廢墟。價補在「中國之命運」裏，早就告訴我們了，戰後，祇要有一技之長的同胞，都有貢獻能力於建設新中國的機會。」

他們聽到這些話，歡喜得舉起巨臂，大聲地喧嚷着和：「噫……噫……戰時，什麼東西都貴不可言，祇有公務員最不值錢……」

不得說完，隔座便有一位公務員插上來說：「戰後，收復的失地那麼廣，參加餉稅的漢奸都得依法審判，為甚麼怕又要值錢了。」

「可不是嗎？」大家說，哄堂地笑起來。

馬路上靜寂了片刻，又有一陣的吵鬧喧嘩聲，從都郵街那邊搬過來，連珠似的炮竹聲，劈劈拍拍，是一羣人扛着 領袖的玉照在遊行。立刻吸引了大家的視線，人愈聚愈多，連吃食館，冷酒館的顧客，都急忙付了賬，湧到馬路上，東張西望，最後，領袖也發覺是有些人別出心裁，正在扛着 領袖的玉照，在馬路上走過去。那晚上一切的舉動，都不是出於事前的設計，但每個人的心都是興奮的，特別是當領袖抗戰的領袖，無不衷心的崇敬；因此，都想把崇敬的真情，表現得更明朗，更熱烈，更真實，更能吸引大家的注意。像這樣真情的流露，實在比經過事前設計的各種慶祝大典，還要有意義，有價值。他們想起四年前一度最艱苦的日子，真不知如何過去的；可是，這日子真的過去了，彷彿還有些不相信似的，他們不但不敬佩領袖在八年前的廣西談話中所略告中外的名言：我們是弱國，抗戰要抗到底，抗到與友邦並肩作戰。萬不可中途妥協，妥協就是滅亡。抗到底，最後勝利是屬於我們的。現在，這些話，都已得到了事實的證明。我們的同胞，也是最現實不過的，也不耐煩聽那些「玄之又玄」的理論，八年來維持一隻龐大

腐爛的破船，衝過無數險惡的暴風雨，始終鎮定不變，在黑夜裏，眼睛注射着領航的燈塔——國父的遺教，打漿搖櫓，艱苦萬狀，破浪前進，一心眷顧全船的存亡，撇開無足輕重的毀譽，忍勞忍怨，完成執舵的重任的，究竟是誰？在大家的心坎深處，都已有了實確的答復！這答復，是天經地義，就是極少數自命不凡的人，當着聯想到自己怎能不做亡國奴，怎能保全自己的生命時，也無法否認這答復的真實性。

那晚上，人們的心是熱烈的，氣候也熱得可以，大家興奮到極度，誰也不想睡，反正睡不着，通宵達旦，街路上的人潮，沒有退潮，兩旁商店的門敞開着，燈光拋到馬路上，人們向冷酒館，吃食店，遠遠出出，川流不息。不知不覺，東方已經黎明，一隊雄糾糾，氣昂昂的青年軍，整裝整隊，壯志凌雲，迎着美麗的曙光，高唱。「祖國的黎明，」懷着無限的喜悅，分赴最高統帥指定的地點，將在最有意義的時刻，最有價值的地方，發揮他們最大的力量。人們一見他們立即站在兩邊，空出一條路，看他們大踏步走過去，有的說，是開往東京去，接收日寇的本土，有的說，是開往上海南京北平去，還我

建國的河山，在晨光下，照見他們磨研的武器，深泥的服裝，健康的體格，寧靜不屈神美。壯志的在今年春天對青年軍說的話，都兌現了，他們都後悔自己沒有參加青年軍。青年軍向前進，整齊的步伐，一致的節拍，愉快的情調，在晨光影微，曉風和涼中，高唱「建國的黎明」，把熱鬧的人們，都齊聲唱起來。

組織八德，立國典型，

惟我領袖，身體力行！

惟我領袖，發揚國恥，

繼承國父遺志，

歷盡困苦艱辛，

要把障礙踏平，

要把中華復興，

振民族，昌民權，裕民生



完成歷史的使命。

男女都在爲國獻身，

我們個個都是夜備兵，

父老扶杖爭看祖國的黎明。

呵！偉大的領袖！

中華民族的救星！

呵！偉大的領袖！

中華民族的救星！

祖國的黎明

每冊實價國幣三十五元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版權所有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月初版

編著者 王 平 陵

印行者 國民圖書出版社

社址：重慶江北香國寺
任家花園廿六號

發行者 國民圖書出版社

批發部：重慶江北香國寺
任家花園十一號

No. 1124

\$ 35.00